

院子里，父亲亲手种的石榴树在一夜间枯萎了，火红的石榴花飘落满地，那红，像血，父亲的血，以及无数先烈的血，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老兵不死

■ 毛庆明

我的父亲是老红军。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因战争岁月留下的旧伤复发离开了我们。我对于父亲的所有印象都来自那几张发黄的老照片，以及母亲的回忆。

1931年的初春，大别山里格外寒冷。金寨县汤汇镇一个叫作毛家小河的偏僻山村，刚刚11岁的父亲站在河边嘤嘤哭泣。他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因为拿了我曾爷爷专用的蜜糖给他吃而遭到我爷爷的打骂，一气之下上了吊；孤独的父亲提着水桶到结冰的河边取水，却又被大孩子强行用旧棉袄换走了身上的新棉袄。父亲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河对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征兵的锣鼓敲敲打打，好不热闹。父亲扔了水桶，循声走过去，从此再也没有回头。

父亲人生的第一仗相当漂亮。当兵的第二年，部队给父亲这帮“红小鬼”编制了学兵连，因为太小，还不能直接上战场，打仗的时候，学兵连的孩子就交给炊事班照看。当时红军正陆续撤离根据地，一路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有一仗打了很久也没打下来，父亲就和几个红小鬼商量着，要去战场上看看，几个孩子爬上一个枪响的高地，发现一个大个子国民党兵抱着挺机枪在扫射，父亲和小伙伴们一商议，大家从后面包抄，同时扑向大个子兵，摁手的摁手，摁脚的摁脚，大个子被捆住之后，才发现被几个小孩儿算计了。几个红小鬼牵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机枪往回走，原本还担心被炊事班长骂，结果却受到热烈欢迎。原来他们俘获的这个俘虏，一个人一挺机枪占据了制高点，导致了我军久攻不下，红小鬼们碰巧立了大功了！

此战让父亲才华初显，此后经年，父亲从侦察兵到侦察班长、侦察排长、侦察连长。和战友们一起，出色完成了无数次的侦察任务。父亲当侦察排长的时候，曾带一个侦察参谋、一个侦察兵，化装成商人去一个日本人占领的村子摸敌人的兵力部署。三个人骑着脚踏车到村外，将脚踏车藏在地沟里，穿着长衫进了村，没想到完成任

务还没出村，就遭到了日本人对外来人员的盘查，情急之下三个人上了房，利用屋顶的掩护和日本人周旋，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下了房，跑出村子，从地沟里扒出脚踏车，一路狂蹬回到驻地，父亲说到驻地后脱下长衫，发现长衫下摆上有18个弹孔！而那个侦察参谋，也因为跑得太慢了一步，牺牲了。

母亲跟我叙述18个弹孔的故事时，语气很平淡，而我却听得惊悚。父亲的戎马生涯真的是九死一生，那时候的部队缺医少药，即使是受伤，也很容易送命的。父亲在一次战斗中右手腕被日本狙击手的开花子弹击中，被战友背回驻地的父亲因失血过多，奄奄一息。当时驻地医院只有两支强心剂，是首长徐海东亲自批准动用了其中的一支，才把父亲抢救过来！父亲一直感念徐海东有救命之恩。在父亲的遗物里，还有一封徐海东大将给父亲的亲笔信，由秘书执笔，徐海东大将亲笔签名，弥足珍贵。

长征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年。长征途中，父亲曾经掉队落单，跌落井中，是收容队将他打捞上来；也是在长征途中，父亲放哨时睡着，手中的计时香点燃了身后的草垛，幸好被查岗的首长发现才未酿成大祸；长征途中，父亲曾煮了自己腰间的半截皮带果腹。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曾经询问母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是怎么回事。母亲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目光穿过我的双眸聚焦在我身后的虚无：“你爸爸说，草地就像个大大的水盆子，一眼望不到边。水盆子的表面有土、有草，可是一不小心，就会陷下去，越挣扎呢，

▼ 父亲和母亲的订婚照



► 解放齐齐哈尔时，父亲在当地公园象亭前留影。

陷得越快，第二个人去拉，也会陷下去，第三个人去拉第二个人还是陷下去，很快泥浆就没了顶；雪山呢，当地老百姓称为神山，过雪山的时候，不能停，一停下来就没命，多少年轻的伢子，实在走不动了，坐下来歇口气，从此就再没站起来。你爸爸是被老兵逼着、拖着，才走过了雪山的。”

彼时的二十八军，已经整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由徐海东指挥。徐海东善战，红军之所以选择走雪山草地，无非是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进入草地后的第二天，由于非战斗性死亡太多，徐海东果断选择了撤出草地，宁愿和追兵打遭遇战，一路上打了很多胜仗，俘获了很多国民党兵，愿意回家的，发路费；不愿意回家的，收编。所以在到达陕北时，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壮大了的队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里“红色窑工徐海东”一章，对徐海东的骁勇善战有过详细描述。

因为歌剧《江姐》，这些天我搜寻着我的青春记忆，或者再次打开小说《红岩》，或者重看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甚至在遍寻不着后到上海图书馆翻出了197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姑苏春》，无论是老电影还是老小说，它们都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变得寡淡如水。

与其说是想验证自己的青春记忆是否褪色，不如说是革命先烈的故事中总有一种情怀，让我们心向往之。

总有一种情怀，让我们心向往之

些早年发表后一直少人问津的小说，比如1991年发表的《解密》，也被发掘了出来。

无论他人怎么评说，我觉得《解密》是麦家最好的一部小说：荣金珍，一个对数字特别敏感的特别人才，他将自己极高的天赋给了数字之后，情商就有些堪忧了，没关系，正好全力以赴地与沉迷在数字的天地里。这样一个天赋异禀的人，原本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需要荣金珍投身到情报机构与敌人就加密和解密的问题进行一番角力。

假如麦家的写作仅限于此，《解密》也许就是一本平凡的关于获取情报、解构情报的小说。难能可贵的是，当敌我双方在看不见的战线上厮杀得你死我活时，麦家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地插入了一个不断涌现数学奇才家族的敬重。如此构思，需要作者将数学的光芒投射进文学叙述中，也正是这样，一本《解密》虽不见刀光血影，更不见共产党人在敌人的巢穴摧枯拉朽的勇猛，可是，在智商上完胜敌人，不也体现着一种无往不胜的大无畏精神吗？

1991年，我正休着产假，趁孩子睡着时随手翻阅杂志，蓦然遇到《解密》，兴奋极了，读着读着，也许两位作家都赋予了自己心爱的人物以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解密》让我想起了在1983年读到的由树葵创作的小说《姑苏春》。

说读，恐怕未必确切。1983年的夏天，非常炎热。1983年，上海人的家庭居住条件普遍较差，空调进家庭还要等上10年，谁家有一两台电风扇，就很了不得了。晚上，我们还能搬张椅子到户外纳凉，中午，火辣辣的太阳高高挂着，我们只有憋在家里。还好，那时的广播有一档节目叫小说连播，且在每天中午11点半首播。彼时电台选书的格调和小小说播音员讲究的播音风格，犹如一股清流，仿佛帮助喜欢这档节目的听众消除了暑热。1983年的夏天，整整一个暑假，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节目就在播送树葵的小说《姑苏春》。

某天深夜，博爱医院的内科医生辛玉廷和画匠老方救下一名被日本宪兵队追捕的伤员后，另一名医生周益向外挂了一通神秘电话。不久，日本宪兵队特高课青木收到号称“帝国军人眼睛”的“四十五号”提供的情报，下令搜查博爱医院，翻译官丁彦冲在了最前列。特高课在博爱医院扑了空后，“四十五号”现身日本宪兵队，称周益就是他们要找的新四军的买药人。知晓了药品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后，青木再派了彦带上特高

课的几员干将出发。青木哪里知道，这是一项特高课注定没办法完成的任务，因为，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丁彦与“四十五号”的关系……

以上，是小说《姑苏春》改编成电影《特高课在行动》里都可以看到。开篇阴森的脚步声中，演职员表以一种翻阅旧相册的独特的方式展现，让人不免想起《405谋杀案》的开头，而独具色彩的电影配乐，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个抗日的电影。最后男主角跟“四十五号”在密林里的精彩打斗，一点也不次于日本电影《罗生门》里的密林穿梭段落。而电影最后的段落，又完全跟开头相同，展现了地下工作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我想起了《开枪，为他送行》里的一句话：你们就是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尖刀，插得越深，敌人离死亡就越近。”

留言非常精彩，只是，他只概述出了《姑苏春》故事情节。树葵的《姑苏春》，在推进生死攸关的故事情节时，不忘穿插古城苏州春天的景象，这既暗示了姑苏的春天已经来临，日本鬼子就要失败的主题，姑苏温婉的小桥流水和兵戎相见的抢夺药物之战相互交融之间，使得小说读来令人倍觉享受，也让读者更加敬佩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革命志士。

因为歌剧《江姐》，这些天我搜寻着我的青春记忆，或者再次打开小说《红岩》，或者重看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甚至在遍寻不着后到上海图书馆翻出了1978年出版的标价9毛5分的长篇小说《姑苏春》，无论是老电影还是老小说，它们都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变得寡淡如水。特别是由老一代影星赵丹、于蓝、王心刚、王晓棠等诠释的许云峰、江姐、杨晓冬和金环以及银环，一看到他们的银幕形象，我们就相信他们就是为了革命事业义无反顾的坚强战士。“知我者谓我心忧”，我想，那一批电影演员是懂得许云峰、江姐他们的革命理想的，所以，一旦他们走进角色后举手投足间让自己就是许云峰，就是江姐。他们再以他们的方式向那些为了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致敬。而我们，哪怕能哼唱出歌剧《江姐》里的每一个唱段也要走进美琪大戏院再睹芳华，与其说是想验证自己的青春记忆是否褪色，不如说是革命先烈的故事中总有一种情怀，让我们心向往之。

这些日子生活似乎都有一个共同主题……

■ 朱钦声

最近北京的天气真不错，虽然进入了夏天，却热而不闷，早晚舒爽。不时地一点雷阵雨，把天空洗刷得澄澈透明。由于得了水分，天空的蓝便不似冬天那样万里无云，拥有了造型奇特、变幻无穷的云彩，非常养眼怡心。一早醒来，看到朋友圈里早有朋友把当天的朝霞晒了出来：凌晨四点多的天安门，五彩云霞缀满了天空，东边天际的云彩让喷薄欲出的朝阳镀上了耀眼的金边，活脱脱一幅东方红油画。

上周末，在轰鸣声中看到天空中突然出现了编队飞行的军机，我才意识到，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活动演练开始了！心里直懊悔没有早早把手机准备好了。这个周六记住了时间，早早地守候在小区的紫藤廊里。儿子则在长安街北面的一个过街天桥上选了一个地方，顶着炫目的阳光架好了相机，苦等空中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这些日子生活似乎都有一个共同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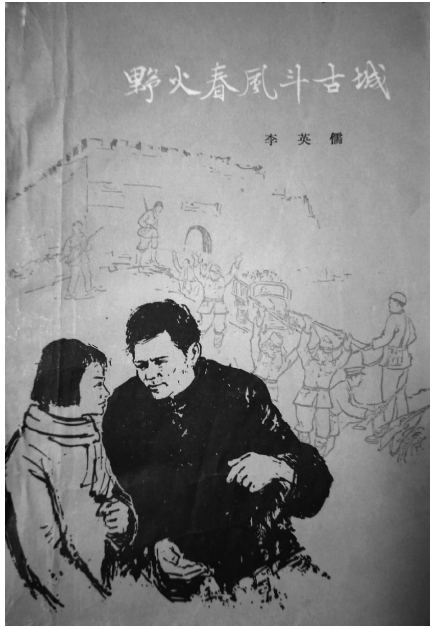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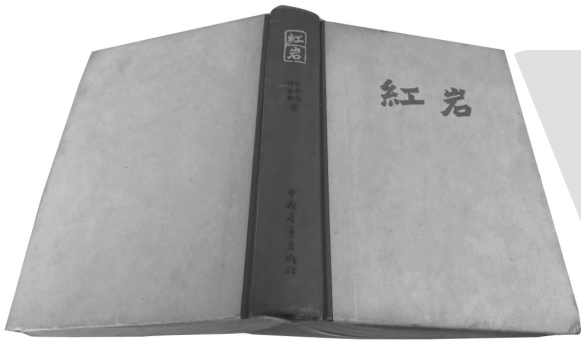
好几位同学发来他们最近参加活动的视频或者照片：杭州的美娟参加的是京剧演唱《中国梦》；成都的莲子参加的是“永远跟党走”的歌咏比赛；北京的彦雯参加的则是舞蹈，音乐伴奏是某部电视剧主题曲“理想与信念”。意外的是，气质颇似学究的老朋友和平，居然也一身新装，同他太太一起站在背景为一面巨大党旗的舞台上——这以前我可从来没有听他唱过一首歌！

这期间我注意到一条消息，党中央决定向党龄50年以上、一贯表现良好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算了算自己党龄47年，还有三年才符合硬指标，继续努力吧。顺便在大学同学群里做了个调查：谁获得了这份殊荣？同学老白首先应答。是的，他不仅党龄够，这几十年来埋头苦干，有口皆碑，服！有同学说栗大姐也获得了纪念章。嗯，大姐青年时代就是英模人物，一生克己奉公，退休后还和新四军老干部老战士后代一起四处宣传父辈们的革命精神，弘扬新四军的光荣传统，应该！立时，网上一阵活跃，大家纷纷向大哥和栗大姐表示祝贺并致以真诚的敬意。

我的邻居小梅告诉我，她的女儿最近也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为年轻一代的选择感到高兴，而我想如果他们再通晓一些近现代的革命史和党史，知道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中国社会的模样，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怎样的流血牺牲才建立了新中国，认同我们民族经过千辛万苦的探索和奋斗选定的社会发展道路，他们对这个政党的认识一定会更深刻一层。

我这俩月一直在看网购的一套书籍——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年谱》。此书分上、中、下三本，是一本记述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我喜欢这套书，因为它是关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和活动的客观记载，没有编著者的评述，一切的结论由阅读者自己去做出。二是编著者的权威性，有利于澄清许多失实的记述和在此基础上种种不正确评论。三是结合具体的时间背景和毛泽东当时的年龄和经历去理解他，可以体悟到他作为人的伟大，而不是神的神奇。他十七岁才走出韶山冲这个小山村，但是10年后他就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他28岁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再一个28年后，他和他的同志们已经创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从他个人的足迹中，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什么呢？

思绪至此，天空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参加演习活动的飞机如约而至！赶忙点开手机一通狂拍。而儿子的专业工具拍出的效果更好：蓝天中直升机挂着鲜艳的党旗飞在前面，随后一组飞机拉着彩烟在空中绘出了万丈彩虹……



■ 吴玫

周末的晚上，去美琪大戏院欣赏由华东师范大学歌剧实验中心复排的民族歌剧《江姐》。戏院的观众席里，年轻观众不少，不过，更多的是像我这样年龄的。少年时我们读过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青涩时期我们看过电影《烈火中永生》，年轻时我们看过歌剧版电影《江姐》，所以，当舞台上江姐唱响歌剧里的著名唱段时，我左右一观察，发现他们跟我一样嘴巴翕动了起来，特别是江姐带领孙明霞等狱友在渣滓洞唱起《绣红旗》时，我们不仅在心里跟着唱，眼角还沁出了泪花。

那是我们的青春记忆。第一次捧读长篇小说《红岩》至今，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在这数十年里，我起步于《红岩》等红色经典的文学阅读之路，变成了小径分岔的蛛网结构。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网格版世界文学名著的底色上，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领衔的拉美爆炸文学添上的色彩最为浓烈，再加上谨言慎行的德国文学、天马行空的意大利文学、风度翩翩的法国文学、意蕴深远的东欧文学以及清雅恬淡的日本文学，等等，手不释卷的阅读，使得我的文学园地百花斗艳，但是，少年时读过的《红岩》，从人物到情节，都不曾在我的脑海里退过潮。